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 社交焦虑及认知偏差的比较研究

王晓丹, 陈 旭

(西南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所, 重庆北碚 400715)

摘要:采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SASC)和两可社会情境解释问卷儿童版(ASSIQ-C)对 365 名小学留守儿童与 255 名小学非留守儿童进行调查,探讨小学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社交焦虑与认知偏差的基本状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小学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检出率高于非留守儿童;(2)小学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3)小学留守儿童的认知偏差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4)小学儿童的社交焦虑与认知偏差在各个维度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

关键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社交焦虑;认知偏差;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B84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0)02-0057-05

一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的农民工涌向城市,在为城市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被滞留在原居住地的留守儿童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因早期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身边,亲子之间良性互动的缺失,致使他们在社会性发展过程中产生一些具有典型性的发展不良趋向。如今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但已有的为数不多的教育和心理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农村留守儿童一般生活状况、监护人素质、家庭教育中的问题和缺陷,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等儿童发展的外在

影响因素来了解和分析留守儿童的成长,针对留守儿童内在特点的研究不多,尤其是对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问题更是少有研究。

在美国,社交焦虑障碍已成为继重度抑郁和酒精依赖之后的第三大精神障碍。同时,社交焦虑障碍的共病率很高。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交焦虑障碍很少是单独存在的,往往伴随有其它精神障碍,大约有 70%—80% 的病人除了有社交焦虑障碍外,还伴随有至少一项其他精神障碍,所以对社交焦虑症状的早期发现和干预尤为重要^[1]。1995 年,Clark 和 Wells 构建了社交焦虑障碍认知模型,为社交焦虑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2]。

有研究报告指出,高社交焦虑的成人对两可社

收稿日期:2009-10-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2007 年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7JAXLX011),200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8BSH050)和重庆市重点文科研究基地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王晓丹(198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社会性发展;

陈旭(1966—),男,重庆渝北人,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社会性发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方向的研究。

会事件的解释呈现出认知偏差^[3]。另有研究对高社交焦虑者和低社交焦虑者进行测试,结果表明,与低社交焦虑者相比,高社交焦虑者更多地将两可社交情境理解为消极的,并认为情境中包含着危险因素^[4]。Vassilopoulos 用消极社会事件灾难问卷对不同焦虑水平的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显示高社交焦虑个体常从略带消极性质的负性生活事件中获得严重的灾难性感受^[5]。Alden 和 Taylor 进而指出,与低社交焦虑者相比,他们更容易将略带消极性质的负性生活事件归因为自身的消极特质,或假设事件会为自己带来持久而灾难性的后果;即使对于积极的社会事件,高社交焦虑者也会将他们看成是不那么积极甚至认为其带有否定的含义^[6]。

社交焦虑并不是从青春期开始,而是可以提前到小学阶段^{[7][8]}。但目前研究主要以成人或青春期为研究对象,专门针对儿童的专项研究还较少,尤其是对于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更是少有研究。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发生率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9]。基于留守儿童独特的家庭背景,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不在身边,年幼儿童可能将父母的外出归咎为自身的原因,并泛化到其他的生活事件中去,产生更多的认知偏差;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也容易带着这些歪曲的观念来审视自己和他人,使自己在正常的社交交往中体验到更多的焦虑和不适。因此,关注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状况,并探讨社交焦虑与认知偏差的关系,对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已有研究往往停留于对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现象的表面分析,考察年级性别等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下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的差异,缺乏整体的规律性研究以及与社交焦虑有关的因素的分析 and 探讨。鉴于留守儿童自身的特点和已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从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问题入手,通过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比较研究,分析现阶段西部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的现状,并初步探讨认知偏差与社交焦虑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后续的干预研究提供参考。

二 研究方法

(一)被试

在重庆市北碚区和合川县分别随机选取一所小学,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测试,发放问卷 650 份,全部回收,有效问卷 620 份,有效率达 95.38%,其中男生 308 人、占 49.70%,女生 312 人、占 50.30%。因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的差异,因此将被试分为留守儿童组和非留守儿童组,其中留守儿童包括父母均在外打工和单亲外出打工的儿童,共 365 人,非留守儿童 255 人,被试的年龄分布为 8 至 14 岁。具体情况如表 1。

表 1. 被试基本构成

	8 岁	9 岁	10 岁	11 岁	12 岁	13 岁	14 岁	总计
留守儿童	16	74	104	63	75	33	—	365
非留守儿童	3	39	78	61	56	16	2	255
总计	19	113	182	124	131	49	2	620

在本次调查的留守儿童中,父母均外出打工的占 62.47%,父亲外出打工的占 33.15%,母亲外出打工的占 4.38%。对代养人的情况调查表明,祖辈代养占大多数,为 62.47%;单亲看护其次,占 26.03%;父辈代养、自我看护和同辈看护的比率分别为 8.77%、2.19%和 0.55%。代养人的文化程度整体偏低,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代养人占 63.84%,初中文化程度的代养人占 20.55%,中专或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代养人仅占 16.01%。从代养人的职业分别来看,大多数为农民,占 68.49%,工人占 18.36%,知识分子和干部各占 6.58%。

(二)研究工具

1. 儿童社交焦虑量表(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 SASC)

该量表由 La Greca 等人编制^{[10]248-249},现有国内通用版本包含 10 个项目,由害怕否定评价和社交回避及恐惧两个因子构成。题目采取 3 级评分,得分越高,说明社交焦虑的情况越严重。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6,两周后重测信度为 0.67。

2. 两可社会情境解释问卷儿童版(The Ambiguous Social Situation Interpretation Questionnaire for children, ASSIQ-C)

原问卷由 Butler & Mathews 在 1983 年编制^[11],主要针对成人,用于测量被试对两可社会情境的解释是否存在认知偏差。每个情境下都设置三个有关这个情境的原因解释,三个给定的选项中有一个为消极解释,另外两个解释都是中性的或一个为中性解释、一个为积极解释。让被试假想当他处于给定的情境中时,对三种解释在头脑中出现的可能排序进行选择。根据消极解释回答的顺序进行评分,如果被试脑海中首先出现的为消极解释,则记 3

分,次之记2分,最后出现记1分,得分越高,说明存在越多的认知偏差。由于原量表主要针对成人,多数情境不适用于儿童,所以本研究在使用原量表前对问卷进行了修改,如将“你刚刚开始新工作,老板就要见你”改为“新学期你担任了班委工作,老师把你叫到办公室”,并根据实际需求增删了一些项目。经过开放式问卷和预测,修订后的量表共包含10个项目,由两个因子构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5,分半信度为0.76。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KMO检验(0.852)和Bartlett球形检验($p < 0.001$)结果显示,数据适合做因素分析,采用主成份分析法,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两个因素进行正交旋转,结果显示,两个因素的累积贡献率为42.52%,各题项的因子负荷值在0.503至0.775之间。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问卷两个因素之间为中等程度的相关($r = 0.512, p < 0.01$),而两个因素与问卷总分的相关程度较高,分别为0.835和0.887($p < 0.01$),说明修订后的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同时,选取儿童社交焦虑量表的测试结果作为效标,将被试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上的得分按照30%左右的比例划分为高分组、低分组和普通组,以学生的组别为自变量,在ASSIQ-C两个维度上的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F(2,973) = 39.63 (p < 0.01)$,且两个维度上都存在显著的组间效应,说明该问卷有较高的效标效度。

(三)施测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统一指导语,当场回收问卷。用SPSS13.0进行数据的统计和处理。

三 结果

(一)小学儿童社交焦虑情况

1. 社交焦虑的检出情况

根据已有研究的判定方法,将 $M + SD$ 作为社交焦虑存在与否的划分标准^{[12][13]},则儿童社交焦虑量表上得分超过9.5分的儿童被界定为存在社交焦虑。根据这一标准,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的检出率为24.38%,非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的检出率为6.67%。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按照这一标准检出的社交焦虑儿童在社交焦虑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无社交焦虑儿童($p < 0.01$)。

2.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状况比较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社交焦虑上存在显著差异,非留守儿童在害怕否定评价和社交回避及恐

惧两个维度以及全量表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留守儿童(见表2)。以儿童的留守情况和年龄为自变量,社交焦虑得分为因变量进行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留守情况的主效应显著($F = 20.019, p < 0.01$),年龄的主效应不显著($F = 0.438, p > 0.05$),留守情况与年龄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 0.316, p > 0.05$)。在年龄分布上,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状况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见表3),且10岁为社交焦虑状况发生变化的转折点。

表2.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状况比较($M \pm SD$)

	害怕否定评价	社交回避及恐惧	总分
留守儿童 $n = 365$	4.28 ± 2.36	2.75 ± 1.90	7.03 ± 3.48
非留守儿童 $n = 255$	3.20 ± 2.02	1.85 ± 1.52	5.04 ± 2.75
t	5.96**	6.31**	7.60**

注: * $p < 0.05$, ** $p < 0.01$,下同。

表3. 不同年龄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状况的差异比较($M \pm SD$)

	留守儿童	非留守儿童	t
8岁	7.13 ± 4.67	6.00 ± 1.00	0.40
9岁	7.00 ± 2.84	5.49 ± 2.91	2.72**
10岁	6.86 ± 3.59	4.63 ± 2.81	4.54**
11岁	6.94 ± 3.52	5.15 ± 2.75	3.16**
12岁	7.12 ± 3.52	5.16 ± 2.70	3.47**
13岁	7.55 ± 3.83	4.88 ± 2.55	2.52*
14岁	—	6.00 ± 2.82	—

注:因留守儿童中14岁被试为0人,所以有缺失值产生,下同。

(二)小学儿童认知偏差情况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认知偏差上存在显著差异,非留守儿童在指向自身的认知偏差和指向他人的认知偏差两个维度以及全量表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留守儿童(见表4)。以儿童的留守情况和年龄为自变量,认知偏差得分为因变量进行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留守情况的主效应显著($F = 9.072, p < 0.01$),年龄的主效应不显著($F = 2.057, p > 0.05$),留守情况与年龄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 1.970, p > 0.05$);在年龄分布上,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认知偏差整体呈现随年龄增长而减少的趋势(见表5)。

表 4.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认知偏差状况比较(M±SD)

	指向自身的 认知偏差	指向他人的 认知偏差	总分
留守儿童 n=365	8.85±2.40	7.66±2.43	16.49±4.04
非留守儿童 n=255	7.85±2.34	6.70±2.00	14.69±3.85
t	5.20**	5.18**	5.61**

表 5. 不同年龄留守与非留守儿童认知偏差状况的差异比较(M±SD)

	留守儿童	非留守儿童	t
8岁	17.56±3.43	16.33±4.16	.53
9岁	16.55±4.07	16.59±3.86	-0.42
10岁	16.65±4.19	13.90±3.42	4.49**
11岁	16.52±4.36	14.80±4.21	2.04*
12岁	16.40±3.79	13.88±3.13	3.95**
13岁	15.67±4.07	13.94±4.04	1.37
14岁	—	13.50±4.95	—

(三) 小学儿童社交焦虑与认知偏差的相关分析

为了考察小学儿童社交焦虑与认知偏差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了社交焦虑和认知偏差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分析(见表6)。结果显示,害怕否定评价和社交回避及恐惧两个因子与指向自身的认知偏差和指向他人的认知偏差两个因子均有不同程度的正相关。为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以认知偏差得分为自变量,社交焦虑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stepwise),结果显示,认知偏差能够显著预测社交焦虑($\beta=0.236, p<0.01$),认知偏差对社交焦虑的解释率为8.0%。

表 6. 小学儿童社交焦虑和认知偏差的相关

	指向自身的认知偏差	指向他人的认知偏差
害怕否定评价	0.24**	0.24**
社交回避及恐惧	0.19**	0.27**

四 讨论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检出率高于非留守儿童,说明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状况比非留守儿童更为严重。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社交焦虑上存在显著差异,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同时,小学儿童社交焦虑状况总体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这与王良锋等人的研究结论有相似之处^[14],并且10岁为社交焦虑状况发

生变化的转折点。这可能与小学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变化有关,低年级儿童往往高估自我,对自己的评价多来源于主观的自我评估,随着年龄的增大,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在公开场合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并关注自我表现会给他人留下怎样的印象,这种内部的关注可能会引发焦虑情绪。有研究显示,小学儿童升入初中后焦虑水平还会呈现继续上升的态势^{[15][16]}。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认知偏差上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日常生活中一些中性的外部信息,留守儿童多将其解读为带有消极的含义,其中既包含对自身的否定也包括对他人的错误认知。留守儿童因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身边,幼年时期亲情的缺失使他们幼小的心灵蒙上了阴影,有些儿童会将父母外出打工的原因归结为父母不喜欢自己,并在成长的过程中泛化到其他的生活事件中去,产生更多的认知偏差。在修订两可社会情境问卷儿童版的过程中曾进行了开放式问卷调查,很多留守儿童认为同学“不喜欢我”,“讨厌我”,是因为“我做得不好”,“我衣服很脏”,“我家人不在身边,他们专门嘲笑我”。这样的认知偏差对儿童以后的成长都会带来深远的影响。但整体来看,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非留守儿童,他们的认知偏差都呈现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这说明随着心理发育的逐渐成熟,儿童已经能够渐渐客观地看待外界事物,正确解读外部信息。

Clark和Wells于1995年构建了社交焦虑障碍认知模型,他们认为当社交焦虑的个体处于一个社会情境中时,基于自身的早期经验,个体会对自身和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一系列假设。假设通常可归为三个范畴:第一,对自己的社会表现有过高的要求;第二,用特定的方式对自己的表现进行推论而产生不合理信念;第三,对自身的彻底否定。这样的假设让高社交焦虑个体认为所处的环境是危险的,从而导致他们无法产生好的自我表现,并认为一些积极或中性的社会线索也具有消极含义,这导致了个体焦虑的产生,焦虑又强化了之前的假设,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个体焦虑情绪的延续。这一理论模型已经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高社交焦虑者往往比低社交焦虑者存在更多的认知偏差。本研究进一步证实,在小学儿童的社交焦虑与认知偏差中,害怕否定评价和社交回避及恐惧两个因子与指向自身的认知偏差和指向他人的认知偏差两个因子均有不同程度

的正相关;同时,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认知偏差能够显著预测社交焦虑。这初步证实了 Clark 和 Wells 的社交焦虑障碍认知模型,也说明改变高社交焦虑者的认知偏差可能是改善其社交焦虑状况,对其进行干预的有效途径。

五 结论

(1)小学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的检出率为 24.38%,高于非留守儿童的 6.67%。

(2)小学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社交焦虑状况上呈现显著差异,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小学生的社交焦虑状况随年龄增长

整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3)小学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认知偏差状况上呈现显著差异,留守儿童的认知偏差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小学生的认知偏差状况随年龄增长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4)小学生的社交焦虑与认知偏差在各维度上均呈正相关,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认知偏差对社交焦虑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初步验证了 Clark 和 Wells 的社交焦虑障碍认知模型,说明减少高社交焦虑者的认知偏差可能有助于改善其社交焦虑状况。

参考文献:

- [1]陈华,季建林.综合性医院社交焦虑障碍的诊治[EB/OL]. [2009-04-27]. <http://www.psycard.com/zsxlk/ShowArticle.asp?ArticleID=9058>.
- [2]D. M. Clark, A. Wells. A cognitive model of social phobia[C]//R. Heimberg, M. Liebowitz, D. A. Hope and F. R. Schneier, Editors. *Social phobia: Diagnosis,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Guilford Press, New York, 1995.
- [3]L. Stopa, D. M. Clark. Social phobia and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events[J].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00,38.
- [4]Voncken, S. M. Bögels, K. de Vries. Interpretation and judgmental biases in social phobia[J].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03,41.
- [5]Vassilopoulos, S. P. Interpretation and judgmental biases in socially anxious and nonanxious individuals[J]. *Behavioural and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2006,34.
- [6]L. E. Alden, C. T. Taylor, T. M. J. B. Mellings et al. Social anxiet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sitive social events[J].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008,22.
- [7]E. Gullone, N. J. King, T. H. Ollendick. Self-reported anxiety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three-year follow-up study [J].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 2001, 162(1).
- [8]严标宾,郑雪.农村小学生父母养育方式与社交焦虑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20(5).
- [9]张顺,王良锋,孙业桓,陈兴付,张秀军,高荣,邢秀雅.小学“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现状流行病学调查[J].现代预防医学,2007,34(3).
- [10]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
- [11]G. Butler and A. Mathews. Cognitive processes in anxiety[J]. *Advances i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1983,5.
- [12]刘贤臣,等.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的编制和信度效度研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1998,7(2).
- [13]胡明.中学生常见心理问题简易筛查量表的编制及其筛查参考值、影响因素的分析[D].武汉:中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 [14]王良锋,张顺,孙业桓,张秀军.安徽某农村地区小学生社交焦虑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学校卫生,2006,27(10).
- [15]裘开国.农村留守儿童焦虑现状及其个体差异[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16(4).
- [16]刘正奎,高文斌,王婷,王晔.农村留守儿童焦虑的特点及影响因素[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15(2).

[责任编辑:李大明]